



# 他最喜歡的頭銜是「台大人」

文・圖／辜懷群（辜公亮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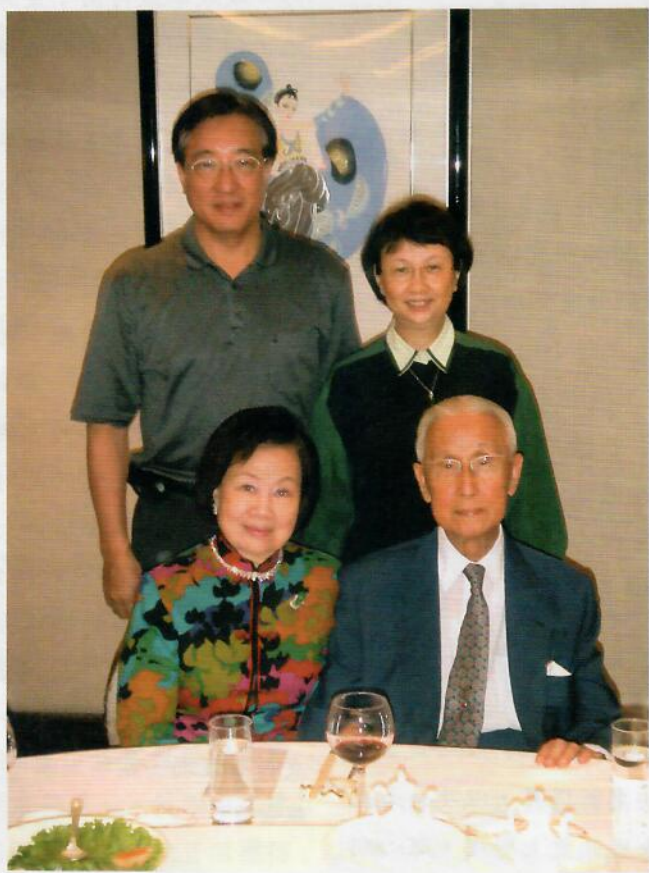
**我**的爸爸辜振甫與台大的淵源很深，他是一輩子的台大人。我與台大的淵源很奇特，是半個台大人。

爸爸是早年由台大政治系畢業的；那時台大還叫做帝國大學。日治時代台灣學生念政治的不多，爸爸爲了「平安」畢業，謙沖低調，而且經常「技術性蹺課」。他的好友們會通知他考試的時間地點和內容，他每次都準時出現在考場，而且考得特別好，後來還以第一名畢業。可見那時的台大已經有不上課的自由——只要能證明書讀通了，蹺課未必被計較。我爾後在台大任教時，也採這種方式，算是受爸爸的遭遇影響，相信出席率不佳的學生，未必「絕對糟」。

爸爸在台大的日子裡的確交了不少好朋友，有些甚至是生死至交，一生互聯互訪。我記得其中有一位老人家喜歡研究養生藥方，他彷彿在幾年前過世了。這位老人家很喜歡跟爸爸討論烏龜，「因爲烏龜能活得很長」。最後他的結論是：人要像烏龜一樣長壽，必須得長得像烏龜一樣；也就是說，人既然長得跟烏龜那麼

不同，就不可能像烏龜那樣長壽啦！爸爸津津樂道這位朋友的研究成果；我不知道其中有幾分真假，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倆在一起時無話不談，非常快樂。爸爸另外的朋友很多都成了政治人物，這是先祖父要爸爸讀政治和經濟的原因之一：唯有透過兩國互相的瞭解與認識，熟悉日本政界和文化，台灣人才自保。爸爸在日本政界高層的關係後來的確證明有用，即使在光復後這麼多年來，仍然不時在風雨中爲國解憂。爸爸得到過日本東京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東大的前身就是帝大，東大的博士學位因此對爸爸別具意義。爸爸在談到台大時，永遠是眉開眼笑的。

我自己則是因爲小學時代有一次到台大「遠足」迷失了路途，被一群老師尋了半天才歸隊，遭到眾目睽睽，從此排斥台大，聯考時打死不填。爸爸的教育方式很前衛；他見我不願填台大，就帶我到台中，參觀了他認爲「也很好」的東海大學。我以第一志願考上東海外文系，爸爸的支持有太大的關係。我研究所畢業後想回台灣任教，第一志願東海大學，那時



■與父母（辜振甫、辜嚴倬雲）合影。左後立者為外子胡其龍。



# 1996年12月28日－我兼陳校長特別助理的回憶

文／張秀蓉（前校長特別助理；歷史系退休教授）

## 一個歷史性的日子

1996年12月28日，對一些台大人而言應是過得很有意義的一天，因為他／她們參加了台大在這天舉辦的兩個大型的校友及「台大之友」們的活動：一是下午三點於理學院思亮館舉辦的「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大學」，<sup>2</sup>一是晚間六點卅分於凱悅大飯店（今君悅大飯店）三樓舉辦的首次募款餐會。餐會的壓軸是分送躬逢盛會者每人一袋禮物，禮物之一是一本《台大校友季刊》創刊號。

我任陳維昭校長特別助理（以下簡稱特助）期間（1996年9月16日至1999年7月31日），類似座談會又舉辦過兩次，一次是為慶祝本校創校七十週年，1998年7月趁中央研究院召開院士會議，於院士會議結束時，邀請院士校友約50位到思亮館與本校師生座談，提出對母校若干建言<sup>3</sup>。另一次也是為慶祝本校創校七十週年，邀請本校前身台北帝國大學的校友們於校慶當日上午在第四會議室舉辦的回娘家座談

會，約有60位日籍校友專程自日本趕來參加，記得日籍校友中最年輕的也有70來歲，這場不敢說是絕後但一定是空前的座談會，在林秀美精心策劃下將座談會紀錄編輯成《台北帝大的生活》<sup>4</sup>出版。募款餐會第二年改稱為校慶餐會，除921大地震停辦一年外，年年舉辦。而且一個座位至少一萬元的原則仍然持續已成慣例，只不過餐會的場地改在學校新建的體育館內舉辦。《台大校友季刊》發行完第三期後，因為負責協辦助理楊美如離職，我們以公開招考具有編雜誌經驗的本校人類系研究所畢業的秀美加入行列，以後這份刊物就由她負責編輯訪談等工作；季刊發行8期後，與台大校友會合辦，始組編輯委員會，並改名為《台大校友雙月刊》，至今已連續發刊到38期。所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996年12月28日在台大校史上應為一個重要的日子。事隔八年多，本文即是就記憶所及，將那天活動背後不為外人所知的一些點滴記述下來願與校友們分享。

## 文承上頁

爸爸就反對了：「你的先生在台北工作，你不宜在台中教書，要顧及家庭的圓滿幸福。」我送了履歷表到台大，經過當時外文系主任侯健教授所主導的層層面試，成了另一種「台大人」。十多年台大生涯所給我的一切，至今還是豐溢美滿：我的學生成为好友，我的長官多照顧我，我在教學相長中學到了無限，我離開台大轉戰「新舞臺」時，說不出的戀戀不捨；但我自知無力腳踩兩條船，選

擇了比較少人走的路，就像福洛司特詩中所說：一切因而不同。

爸爸是一生一世的台大人，我只是勉強沾光的台大人。台大給了我許多，台大給了爸爸他最大的歸屬感。雖然他一生所得各式榮譽與頭銜無數，他說過：他最喜歡的頭銜，就是「台大人」。

如今他離開了人世，希望台大還願這樣記得他。我衷心感激。（2005年春）